

文化名人

文化溯源

丹青传文脉 墨香满周口

半壁山房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中国书画市场尚在萌芽,艺术与民间的相遇,少了市价的衡量,多了心意的相逢。这份纯粹,恰是对周口这片文脉沃土最动人的呼应——这里不仅是中原文明的重要发祥地,更是老一辈收藏大家张伯驹的故里。这位“京华老名士,艺苑真学人”,以一生践行的收藏初心,早已为这片土地埋下了尊崇艺术、珍视文脉的种子,滋养着代代周口人的审美与情怀。正是这样一个纯粹的年代,何家英、白庚延等书画名家,循着中原文脉的脉络,也循着张伯驹先生留存的艺术余温,在友人相引之下,来到河南周口这片沃土,以笔为媒,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。

张伯驹先生1898年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(今周口市下辖项城市),这位集书画鉴赏、诗词、戏曲和书法于一身的大家,用一生诠释了“游于艺”的至高境界,更以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”的担当,书写了中国收藏史上的传奇篇章。他一生淡泊名利,唯对书画珍品情有独钟,为守护国宝不致外流,不惜倾家荡产,耗尽心力,先后收藏了《平复帖》《游春图》等传世瑰宝,却始终坚守“藏而不私”的初心,最终将毕生珍藏悉数捐献给国家,用一生践行着“予所收藏,不必终予身,为予

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”的信念。这份“抱朴含真”的收藏情怀,这份守护文脉的赤诚担当,早已融入周口的城市血脉,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厚的文化底色,也让周口人对艺术有着刻在骨子里的敬畏与热爱。

彼时的周口,民风淳朴、乡情浓厚,张伯驹先生留存的文脉基因,让艺术的种子在烟火气里悄然生长。没有功利性的交易,画家们潜心创作,将中原的山川灵秀、人文风骨融入笔墨,而这份创作初心,与张伯驹先生“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”的艺术追求高度契合。当地乡亲以最质朴的心意相待,一筐土特产、一份家乡味,便能换来一幅墨宝。这些在当年寻常可见的书画,承载着艺术家的初心,也藏着周口人对艺术的赤诚与偏爱,更延续着张伯驹先生传承文脉的初心,被有识之士悉心珍藏,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沉淀。他们或许未曾亲历张伯驹先生的传奇,但那份对笔墨的珍视、对文脉的坚守,早已与先生的精神一脉相承。

白庚延先生一生钟情黄河,笔下黄河奔腾浩荡、气势磅礴,尽显母亲河的雄浑与厚重。他与河南渊源极深,多次踏足周口,不仅沉醉于这片土地的人文灵秀,更被张伯驹先生的收藏情怀与文脉担当所感染,将中原大地

的豪迈与灵秀、张伯驹式的赤诚与坚守,一同注入画作,其笔墨深情,深深烙印在河南藏家心中。其子白鹏亦传承这份情谊,与周口人相交莫逆,文脉相续、情谊绵长,坊间“白庚延的黄河情,润了河南、暖了周口”的佳话,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,而这佳话,也正是对张伯驹先生文脉精神的延续与传承。

何家英先生的工笔细腻典雅、神情兼备,作为白庚延先生悉心培育的弟子,他深谙艺术传承的真谛,在周口的创作时光里,不仅汲取中原人文之韵,更循着张伯驹先生的艺术足迹,体悟“真在内者,神动于外”的艺术境界,让作品更具温度与底蕴,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的艺术桥梁。两位艺术大家与周口的美好相逢,如同点亮了一盏文化明灯,既延续了张伯驹先生的文脉初心,也开启了津门画坛与中原大地的深度交融,让周口的艺术土壤愈发肥沃。

自此之后,天津美院的艺术家们慕名而来、络绎不绝,这个豫东小城,因书画而声名远扬。“作为画家,没有到过河南周口,就不算真正的画家”,这句在天津美院广为流传的话,正是对周口文化最生动的赞誉,更是对张伯驹先生文脉滋养的最好回应。各地书画名家纷至沓来,交流创作、以画会友,让周口的收藏氛

围日益浓厚,藏家群体不断壮大,独具特色的“周口收藏现象”由此诞生,成为中原文化版图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而这一现象的背后,正是张伯驹先生收藏精神的深远影响——周口人藏的不仅是笔墨珍品,更是一份文脉传承的责任与担当,一份对艺术最纯粹的爱与坚守。

从张伯驹先生倾家护宝、捐藏报国的赤诚,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土特产换丹青的质朴岁月,再到如今书画兴城的文化盛景,周口用真诚与热爱,滋养了艺术,也成就了传奇。那些当年被珍藏的笔墨,如今成为艺术市场的瑰宝,既见证着周口人的远见与情怀,也延续着张伯驹先生守护文脉的初心;而源源不断的艺术交流,更让这座城市墨香四溢、文脉悠长,让张伯驹先生的艺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。

这是艺术与土地的双向奔赴,是文脉与乡情的完美交融,更是张伯驹先生收藏精神的代代相传。河南周口,以包容之怀迎八方墨客,以赤诚之心藏千古丹青,更以张伯驹先生为精神坐标,在岁月长河中,书写着中原文化的厚重与精彩,绽放着独属于这座城市文化荣光——这里既有老一辈收藏家的风骨担当,也有新时代艺术传承的蓬勃生机,更有一座城市对文脉的永恒坚守与热爱。

画说周口



港城晨曲 刘森作

河韵润故园 清川映乡心

胡书广

春风轻拂,沙河岸边便苏醒过来。柳芽初绽,青草疯长,河水清亮如镜,向东潺潺流淌。如今的沙河岸边,不仅留住了旧时的灵秀,更添了几分绚烂的生机。

我的家乡是周口市商水县张明乡。童年记忆里,沙河是穷日子里的

“菜园子”。春荒时节,我拎着竹篮,跟着小伙伴们去河滩挖野菜,荠菜、马齿苋、蒲公英,挖回满满一篮。回家让娘洗净切碎,烙成金黄的菜馍,香气四溢,那是岁月里最温暖的滋味。

我和小伙伴们拧柳笛、编柳帽,在草丛里玩捉迷藏,笑声洒满河滩,

与流水、鸟鸣交织成一首无忧的童谣。那时的光阴缓慢,人心澄澈,只觉得春风温柔,来日方长。

如今重返沙河岸边,沙河早已焕然一新。乡村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,曾经杂草丛生、杂乱荒芜的河滩,蜕变成整洁宜人的生态长廊。清淤疏浚、修整堤岸、铺就步道,两岸广种油菜花、桃树与梨树。一到春天,金灿灿的花翻涌,粉白桃花灼灼,新绿如烟似霞,整条沙河宛如披上一袭锦绣华裳。

河道通畅,航运复兴,货船顺流而下;观光步道蜿蜒河畔,游人慕名而来,赏花踏青,体验农家烟火。乡亲们靠着林果种植、农家餐饮,日子一

天比一天红火,故土真正有了新盼头、新气象。

只是当年一同挖野菜、玩躲猫猫的玩伴,早已散落四方;父母也白了头、驼了背。时光匆匆,青春如河水,一去不回头。

立于春风之中,望着眼前碧绿的沙河水和轻轻下垂的柳枝,心中百感交集。沙河变了,变得更美、更兴旺;而我心底那份对家乡的眷恋,始终未改。

春风又绿沙河岸边,这条河、这片滩,藏着一代代人的童年,也载着乡村振兴的崭新希望。不管人走多远,只要想起家乡的河,心便温馨如初,一如当年。

在河南省商水县黄寨镇黄桥村南、沙颍河东岸,静立着一座颍水寺。其始建年代已湮没于岁月长河,无从考证,可这方水土,却始终承载着厚重深邃的历史记忆。此地处于项城、淮阳、商水三县交界,沙颍河似一条温润玉带蜿蜒东流,裹挟着千年历史尘烟,绵延着古陈大地的文明脉络。

河心岛上,郑埠口船闸巍然矗立,作为沙颍河关键的水利枢纽,默默见证豫东南水运的千年兴衰;大堤之上,三县界碑默然伫立,静静守护三县疆域分野。站在碑旁轻抬脚步,便可一脚踏入三县地界,尽显其地理区位的独特之处。

每逢晨晖初绽或暮色渐浓,河堤岸间林木苍郁繁茂,枝叶交叠宛若天然翠幕,遮天蔽日。林间鸟雀啼鸣清脆悠扬,岸畔花香随水波缓缓弥散。漫步于此,脚下每一寸土地都似浸润着淡淡诗意,心绪也伴着波光林色,渐渐归于沉静安然。

颍水寺古属项城(治今项城市林陵镇)辖地,新中国成立后历经行政区划调整,划归商水管辖。故宣统年间所纂《项城县志》对其有明确记载:“颍水寺,在沙河两岸,康熙二十六年(1687年),文生胡一创修……光绪五年(1879年),杨明德、杨建猷、范瑞林聚众捐资扩充,移佛殿于西侧,改寺为祠。正殿三楹,前设讲堂三间,左右筑回廊,出入皆循礼门、义路。文人学士常在此聚众讲学。”

细读这段文字,百年前的盛景仿若穿透时光帷幕,在眼前缓缓铺展:士子们手执书卷,或踱步回廊之中,或携杖庭院之间,举止儒雅,气度从容。书声琅琅穿透百年历史尘雾,与沙颍河潺潺水声相融,至今仍在河畔轻漾,余韵绵长。

光绪十年(1884年),项城籍进士、曾任刑部主事的余连萼,为重修颍水寺撰文立记。碑文字字清峻刚健,尽显文人风骨与传承文脉的博大襟怀:

项治东北七十里有颍水寺,旧以奉佛,而肖吾夫子之像于左。盖风俗渐渍,虽不免惑于因果,而德盛化神,亦足见吾夫子之教之留于人心,有未尝泯者。规模狭小,值兵燹,日就倾圮。己卯夏,杨君释经、范君瑞林、杨君献臣暨同事诸君,慨然酬金倡义;因其基而增新之。正殿三楹,奉吾夫子木主于中,前为讲堂,左右周以回廊,整齐宏敞,视昔有加。既葺事,萃同人讲学论文,雍容揖让;弦诵之声彻户外,穆然有邹鲁风。予时馆颍南,以诸君之约,得遂瞻拜,见其地处奥地,林木蔚郁,冈阜环拱,映带清流,洵讲习之佳所也。第念庙祀夫子义,不当循其称于佛氏,拟易寺为祠,而仍其旧曰颍水,欲申其说未暇也。甲申春,将为都门之行,友人杨仲唐茂才画属纪其事。

每品读这篇碑文,总会余连萼笔下“林木蔚郁,冈阜环拱,映带清流”的清幽静致深深打动。这般碧水环绕、远离尘嚣的清幽之地,本就是文人讲学论道、潜心研学的绝佳去处。更令人动容的,是彼时读书人的赤诚初心:他们不忍孔子木主久居偏殿,遂集资扩修祠堂,将佛殿移至西侧,正殿奉孔子,前设讲堂,左右筑回廊,出入皆恪守“礼门”“义路”。这一砖一瓦垒砌的,不只是翻修一新的祠堂建筑,更是一代士人对儒家文脉、圣贤礼义的赤诚坚守。

儒风浸润之下,当地学风为之焕然一新。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祠堂之北一公里侯家楼村的杨凌阁(1848年~1896年)先生高中举人,终成一方主纂两县地志的文学大儒。此后三十余年,时代风云更迭,儒学渐趋式微,新式学堂相继兴起。但民间崇佛之风依旧兴盛,僧人重返故地,寺院香火复燃,颍水祠也再度改回“颍水寺”的旧称。历经岁月风霜磨洗,这座古寺屡遭损毁却又屡次重建,在世沧桑变迁中,辗转留存至今。

如今,沙颍河水依旧奔涌不息,堤岸老树抽出鲜嫩新枝,叶隙间光影斑驳,暖阳温柔洒落。颍水寺虽早已不见当年弦歌不辍、士子云集的盛景,可伫立在三县界碑旁,听河水拍岸声声,听鸟鸣穿林婉转,恍惚间,仍有一股庄重新润的力量涌上心头。那是百余年前“弦诵之声彻户外,穆然有邹鲁风”的文脉余响,是沉埋河底、从未消散的儒韵书香。一脚踏三县,是天造地设的地理奇景;一念越百年,是跨越时光、直叩心弦的文脉相逢。



商水县黄寨镇颍水寺。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雷丹
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我与周口
主题征文选登